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

卻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惱得肝氣上逆，左脅作痛。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，也等不及醫生來看，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鈎藤來，濃濃的煎了一碗，給他母親吃了。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搥腿揉胸。停了一會兒，略覺安頓些。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，一一氣的是金桂撒潑；悲的是寶釵有涵養，倒覺可憐。寶釵又勸了一回，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，肝氣也漸漸平復了。寶釵便說道：「媽媽，你這種閒氣不要放在心上纔好。過幾天走的動了，樂得往那邊老太太姨媽處去說說話兒，散散悶也好。家裡橫豎有我和秋菱照看著，諒他也不敢怎麼著。」薛姨媽點點頭道：「過兩日看罷了。」

且說元妃疾愈之後，家中俱各喜歡。過了幾日，有幾個老公走來，帶著東西銀兩，宣貴妃娘娘之命。因家中省問勤勞，俱有賞賜，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。賈赦賈政等稟明了賈母，一齊謝恩畢，太監吃了茶去了。大家回到賈母房中，說笑一回，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：「小廝們來回道：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呢。」賈母便向賈赦道：「你去罷。」賈赦答應著，退出來，自去了。

這裡賈母忽然想起，合賈政笑道：「娘娘心裡卻甚惦記著寶玉，前兒還特特的問他來著呢。」賈政陪笑道：「只是寶玉不大肯念書，辜負了娘娘的美意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倒給他上了個好兒，說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。」賈政笑道：「那裡能像老太太的話呢！」賈母道：「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，難道他都沒作上來麼？小孩子家慢慢的教導他。可是人家說的，『胖子也不是一口兒吃的』。」賈政聽了這話，忙陪笑道：「老太太說的是。」

賈母又道：「提起寶玉，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。如今他也大了，你們也該留神，看一個好孩子給他定下。這也是他終身的大事。也別論遠近親戚，什麼窮啊富的，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兒好，模樣兒周正的就好。」賈政道：「老太太吩咐的很是。但只一件：姑娘也要好，第一要他自己學好纔好；不然，不根不秀的，反倒耽誤了人家的女孩兒，豈不可惜？」賈母聽了這話，心裡卻有些不喜歡，便說道：「論起來，現放著你們作父母的，那裡用我去操心？但只我想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著我，未免多疼他一點兒，耽誤了他成人的正事，也是有的；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模樣兒也還齊整，心性兒也還實在，未必一定是那種沒出息的，必致遭塌了人家的女孩兒。也不知是不是我偏心，我看著橫豎比環兒略好些，不知你們看著怎麼樣？」

幾句話，說得賈政心中甚是不安，連忙陪笑道：「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，既說他好，有造化，想來是不錯的。只是兒子望他成人的性兒太急了一點，或者竟合古人的話相反，倒是『莫知其子之美』了。」一句話把賈母也惱笑了。眾人都陪著笑了。賈母因說道：「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紀，又居著官，自然越歷練越老成。」說到這裡，回頭瞅著邢夫人合王夫人，笑道：「想他那年輕的時候，那一種古怪脾氣，比寶玉還加一倍呢。直等娶了媳婦，纔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兒。如今只抱怨寶玉。這會子，我看寶玉比他還略體些人情兒呢！」說的邢夫人王夫人都笑了，因說道：「老太太又說起逗笑兒的話兒來了。」

說著，小丫頭們進來告訴鴛鴦：「請示老太太，晚飯伺候下了。」賈母便問：「你們又咕咕唧唧的說什麼？」鴛鴦笑著回明了。賈母道：「那麼著，你們也都吃飯去罷，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著我吃罷。」賈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應著，伺候擺上飯來。賈母又催了一遍，纔都退出各散。

卻說邢夫人自去了。賈政同王夫人進入房中。賈政因提起賈母方纔的話來，說道：「老太太這麼疼寶玉，畢竟要他有些實學，日後可以混得功名纔好；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，也不至糟蹋了人家的女兒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。」賈政因派個屋裡的丫頭傳出去告訴李貴：「寶玉放學回來，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過來，說我還要問他話呢。」李貴答應了「是」。至寶玉放了學，剛要過來請安，只見李貴道：「二爺先不用過去。老爺吩咐了：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就過去呢。聽見還有話問二爺呢。」寶玉聽了這話，又是一個悶雷，只得見過賈母，便回園吃飯。三口兩口吃完，忙漱了口，便往賈政這邊來。

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著。寶玉進來請了安，一旁侍立。賈政問道：「這幾日我心上有事，也忘了問你。那一日，你說你師父叫你講一個月的書，就要給你開筆。如今算來，將兩個月了，你到底開了筆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纔做過三次。師父說：且不必回老爺知道；等好些，再回老爺知道罷。因此，這兩天總沒敢回。」賈政道：「是什麼題目？」寶玉道：「一個是『吾□有五而志於學』，一個是『人不知而不愠』，一個是『則歸墨』三字。」賈政道：「都有稿兒麼？」寶玉道：「都是作了抄出來，師父又改的。」賈政道：「你帶了家來了，還是在學房裡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在學房裡呢。」賈政道：「叫人取了來我瞧瞧。」寶玉連忙叫人傳話與焙茗，叫他「往學房中去，我書桌子抽屜裡有一本簿簿兒竹紙本子，上面寫著『窗課』兩字的就是，快拿來。」

一會兒，焙茗拿了來遞給寶玉，寶玉呈與賈政。賈政翻開看時，見頭一篇寫著題目是「吾□有五而志於學」。他原本破的是「聖人志於學，幼而已然矣」。代儒卻將「幼」字抹去，明用「□五」。賈政道：「你原本『幼』字便扣不清題目了，幼字是從小起，至□六以前都是『幼』。這章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，所以□五，三□，四□，五□，六□，七□，俱要明點出來；纔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麼個光景，到了幾時又有那麼個光景。師父把你幼字改了□五，便明白了好些。」看到承題，那抹去的原本云：「夫志於學，人之常也。」賈政搖頭道：「不但是孩子氣，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志氣。」又看後句：「聖人□五而志之，不亦難乎？」說道：「這更不成話了！」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：「夫人孰不學？而志於學者卒鮮，此聖人所為自信於□五時歟？」便問：「改的懂得麼？」寶玉答應道：「懂得。」

又看第二藝，題目是「人不知而不愠」。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：「不以不知而愠者，終無改其說樂矣。」方觀著眼看那抹去的底本，說道：「你是什麼？『能無愠人之心，純乎學者也。』上一句似單做了『而不愠』三個字的題目，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；必如改筆，纔合題位呢。且下句找清上文，方是書理。須要細心領略。」寶玉答應著。賈政又往下看：「夫不知，未有不愠者也；而竟不然。是非由說而樂者，曷克臻此？」原本末句「非純學者乎」。賈政道：「這也與破題同病的。這改的也罷了，不過清楚，還說得去。」

第三藝是「則歸墨」。賈政看了題目，自己揚著頭想了一想，因問寶玉道：「你的書講到這裡了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師父說，《孟子》好懂些，所以倒先講《孟子》，大前日纔講完了。如今講上《論語》呢。」賈政因看這個破承，倒沒大改。破題云：「言於捨揚之外，若別無所歸者焉。」賈政道：「第二句倒難為你。」「夫墨，非欲歸者也，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，則捨揚之外，欲不歸於墨，得乎？」賈政道：「這是你做的麼？」寶玉答應道：「是。」賈政點點頭兒，因說道：「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處，但初試筆能如此，還算不離。前年我在任上時，還出過『惟士為能』這個題目。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，不能自出心裁，每多抄襲。你念過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也念過。」賈政道：「我要你另換個主意，不許雷同了前人，只做個破題也使得。」

寶玉只得答應著，低頭搜索枯腸。賈政背著手，也在門口站著作想。只見一個小小廝往外飛走，看見賈政，連忙側身垂手站住。賈政便問道：「作什麼？」小廝回道：「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，二奶奶傳出話來，叫預備飯呢。」賈政聽了，也沒言語，那小廝自去了。

誰知寶玉自從寶釵搬回家去，□分想念，聽見薛姨媽來了，只當寶釵回來，心中早已忙了，便乍著膽子回道：「破題倒作了一個，但不知是不是？」賈政道：「你念來我聽。」寶玉念道：「天下不皆士也，能無恆產者，亦僅矣。」賈政聽了，點著頭道：「也還使得。以後作文，總要把界限分清，把神理想明白了，再去動筆。你來的時候，老太太知道不知道？」寶玉道：「知道的。」賈政道：「既如此，你還到老太太處去罷。」

寶玉答應了個「是」，只得拿捏著，慢慢的退出。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，便一溜煙跑到賈母院門口。急得焙茗在後頭趕著，

叫道：「看跌倒了！老爺來了。」寶玉那裡聽的見？剛進得門來，便聽見王夫人、鳳姐、探春等笑語之聲。丫鬟們見寶玉來了，連忙打起簾子，悄悄告訴道：「姨太太在這裡呢。」寶玉趕忙進來給薛姨媽請安，過來纔給賈母請了晚安。賈母便問：「你今兒怎麼這早晚纔散學？」寶玉悉把賈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的話述了一遍。賈母笑容滿面。寶玉因問眾人道：「寶姐姐在那裡坐著呢？」薛姨媽笑道：「你寶姐姐沒過來，家裡和香菱作活呢。」

寶玉聽了，心中索然，又不好就走。只見說著話兒，已擺上飯來。自然是賈母薛姨媽上坐，探春等陪坐。薛姨媽道：「寶哥兒呢？」賈母笑著說道：「寶玉跟著我這邊坐罷。」寶玉連忙回道：「頭裡散學時，李貴傳老爺的話，叫吃了飯過去，我趕著要了一碟菜，泡茶吃了一碗飯，就過去了。老太太和姨媽、姐姐們用罷。」賈母道：「既這麼著，鳳丫頭就過來跟著我。你太太纔說他今兒吃齋，叫他們自己吃去罷。」王夫人也道：「你跟著老太太姨太太吃罷，不用等我，我吃齋呢。」於是鳳姐告了坐，丫頭安了杯箸。鳳姐執壺斟了一巡，纔歸坐。

大家吃著酒，賈母便問道：「可是纔姨太太提香菱？我前兒聽見丫頭們說『秋菱』，不知是誰，問起來纔知道是他。怎麼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？」薛姨媽滿臉飛紅，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老太太再別提起！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歹的媳婦，成日家咕咕唧唧，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。我也說過他幾次，他牛心不聽說，我也沒那麼大精神和他們儘著吵去。只好由他們去。可不是他嫌這丫頭的名兒不好，改的！」賈母道：「名兒什麼要緊的事呢？」薛姨媽道：「說起來，我也怪臊的。其實老太太這邊，有什麼不知道的？他那裡是為這名兒不好？聽見說，他因為是寶丫頭起的，他才有心要改。」賈母道：「這又是什麼緣故呢？」薛姨媽把手絹子不住的擦眼淚，未曾說，又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老太太還不知道呢！這如今媳婦子專和寶丫頭惱氣。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我去，我們家裡正鬧呢。」賈母連忙接著問道：「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肝氣疼，要打發人看去；後來聽見說好了，所以沒著人去。依我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。再者，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，過些時自然就好了。我看寶丫頭性格兒溫厚和平，雖然年輕，比大人還強幾倍。前日那小丫頭子回來說，我們這邊，還都讚歎了他一會子：都像寶丫頭那樣心胸兒、脾氣兒，真是百裡挑一的！不是我說句冒失話：那給人家作了媳婦兒，怎麼叫公婆不疼，家裡上上下下的不賓服呢！」

寶玉頭裡已經聽煩了，推故要走，及聽見這話，又坐下默默的往下聽。薛姨媽道：「不中用。他雖好，到底是女孩兒家。養了蟠兒這個糊塗孩子，真真叫我不放心。只怕在外頭喝點子酒，鬧出事來。幸虧老太太這裡的大爺二爺常和他在一塊兒，我還放點兒心。」寶玉聽到這裡，便接口道：「姨媽更不用懸心。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，都是有體面的，那裡就鬧出事來？」薛姨媽笑道：「依你這樣說，我敢只不用操心了。」說話間，飯已吃完。寶玉先告辭了，晚間還要看書。便各自去了。

這裡丫頭們剛捧上茶來。只見琥珀走近過來向賈母耳朵旁邊說了幾句，賈母便向鳳姐道：「你快去罷，瞧瞧巧姐兒去罷。」鳳姐聽了，還不知何故。大家也怔了。琥珀遂過來向鳳姐道：「剛纔平兒打發小丫頭子來回二奶奶，說：『巧姐兒身上不大好，請二奶奶忙著些過來纔好呢。』」賈母因說道：「你快去罷，姨太太也不是外人。」鳳姐連忙答應，在薛姨媽跟前告了辭。又見王夫人說道：「你先過去，我就去。小孩子家魂兒還不全呢，別叫丫頭們大驚小怪的。屋裡的貓兒，狗兒，也叫他們留點神兒。儘著孩子貴氣，偏有這些瑣碎。」鳳姐答應了，然後帶了小丫頭回房去了。

這時薛姨媽又問了一回黛玉的病。賈母道：「林丫頭那孩子倒罷了，只是心重些，所以身子就不大很結實了。要賭靈性兒，也和寶丫頭不差什麼；要賭寬厚待人裡頭，卻不濟他寶姐姐有耽待，有儘讓了。」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閒話兒，便道：「老太太歇著罷，我也要到家裡去看看，只剩下寶丫頭和香菱了。打那麼同著姨太太看看巧姐兒。」賈母道：「正是。姨太太上年紀的人，看看是怎麼不好，說給他們，也得點主意兒。」薛姨媽便告辭，同著王夫人出來，往鳳姐院裡去了。

卻說賈政試了寶玉一番，心裡卻也喜歡，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閒談，說起方纔的話來，便有新近到來，最善大棋的一個王爾調，名作梅的，說道：「據我們看來，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。」賈政道：「那有進益？不過略懂得些罷咧。『學問』兩個字，早得很呢！」詹光道：「這是老世翁過謙的話。不但王大兄這般說，就是我們看，寶二爺必定要高發的。」賈政笑道：「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。」

那王爾調又道：「晚生還有一句話，不揣冒昧，合老世翁商議。」賈政道：「什麼事？」王爾調陪笑道：「也是晚生的相與，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，有一位小姐，說是生的德容功貌俱全，此時尚未受聘。他又沒有兒子，家資巨萬，但是要富貴雙全的人家，女婿又要出眾，纔肯作親。晚生來了兩個月，瞧著寶二爺的人品學業都是必要大成的。老世翁這樣門楣，還有何說！若晚生過去，包管一說就成。」賈政道：「寶玉說親，卻也是年紀了，並且老太太常說起。但只張大老爺素來尚未深悉。」詹光道：「王兄所提張家，晚生卻也知道，況合大老爺那邊是舊親，老世翁一問便知。」賈政想了一回，道：「大老爺那邊，不曾聽得這門親戚。」詹光道：「老世翁原來不知：這張府上原和邢舅太爺那邊有親的。」

賈政聽了，方知是邢夫人的親戚。坐了一回進來了，便要同王夫人說知，轉問邢夫人去。誰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媽到鳳姐那邊看巧姐兒去了。那天已經掌燈時候，薛姨媽去了，王夫人纔過來了。賈政告訴了王爾調和詹光的話，又問：「巧姐兒怎麼了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怕是驚風的光景。」賈政道：「不甚利害呀？」王夫人道：「看著是搗風的來頭，只還沒搗出來呢。」賈政聽了，咳了一聲，便不言語，各自安歇。不提。

卻說次日邢夫人過賈母這邊來請安，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，一面回賈母，一面問邢夫人。邢夫人道：「張家雖係老親，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信，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麼樣的。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，卻說起張家的事。說他家有個姑娘，託孫親家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。聽見說，只這一個女孩兒，□分嬌養，也識得幾個字，見不得大陣仗兒，常在屋裡不出來的。張大老爺又說：只有這一個女孩兒，不肯嫁出去，怕人家公婆嚴，姑娘受不得委屈。必要女婿過門，贅在他家，給他料理些家事。」賈母聽到這裡，不等說完，便道：「這斷使不得。我們寶玉，別人伏侍他還不夠呢，倒給人家當家去！」邢夫人道：「正是老太太這個話。」賈母因向王夫人道：「你回來告訴你老爺，就說我的話：這張家的親事是作不得的。」

王夫人答應了。賈母便問：「你們昨日看巧姐兒怎麼樣？頭裡平兒來回我，說很不大好，我也要過去看看呢。」邢王二夫人道：「老太太雖疼他，他那裡耽的住？」賈母道：「卻也不止為他，我也要走動走動，活活筋骨兒。」說著，便吩咐：「你們吃飯去罷，回來同我過去。」

邢王二夫人答應著出來，各自去了。一時，吃了飯，都來陪賈母到鳳姐房中。鳳姐連忙出來，接了進去。賈母便問：「巧姐兒到底怎麼樣？」鳳姐兒道：「只怕是搗風的來頭。」賈母道：「這麼著還不請人趕著瞧？」鳳姐道：「已經請去了。」賈母因同邢王二夫人進房來看。只見奶子抱著，用桃紅綾子小綿被兒裹著，臉皮趣青，眉梢鼻翅微有動意。賈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，便出外間坐下。

正說間，只見一個小丫頭，回鳳姐道：「老爺打發人問姐兒怎麼樣。」鳳姐道：「替我回老爺，就說請大夫去了。一會兒開了方子，就過去回老爺。」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，向王夫人道：「你該就去告訴你老爺，省了人家去說了，回來又駁回。」又問邢夫人道：「你們和張家如今為什麼不走了？」邢夫人因又說：「論起那張家行事，也難合僱們作親，太畜剋，沒的玷辱了寶玉。」鳳姐聽了這話，已知八九，便問道：「太太不是說寶兄弟的親事？」邢夫人道：「可不是麼。」賈母接著，因把剛纔的話，告訴鳳姐。鳳姐笑道：「不是我當著老祖宗太太們跟前說句大膽的話：現放著天配的姻緣，何用別處去找？」賈母笑問道：「在那裡？」鳳姐道：「一個『寶玉』一個『金鎖』，老太太怎麼忘了？」賈母笑了一笑，因說：「昨日你姑媽在這裡，你為什麼不提？」鳳姐道：「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頭，那裡有我們小孩子家說話的地方？況且姨媽過來瞧老祖宗，怎麼提這些個？這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纔是。」賈母笑了，邢王二夫人也都笑了。賈母因道：「是我背晦了。」

說著，人回：「大夫來了。」賈母便坐在外間，邢王二夫人略避。那大夫同賈璉進來，給賈母請了安，方進房中。看了出來，

站在地下，躬身回賈母道：「妞兒一半是內熱，一半是驚風。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，還要用四神散纔好，因病勢來的不輕。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，要找真牛黃方用得。」賈母道了乏。那大夫同賈璉出去，開了方子，去了。鳳姐道：「人參家裡常有，這牛黃倒怕未必有，外頭買去，只是要真的纔好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找。他家蟠兒是向來和那些西客們做買賣，或者有真的，也未可知。我叫人去問問。」正說話間，眾姊妹都來瞧來了，坐了一回，也都跟著賈母等去了。

這裡煎了藥，給巧姐兒灌下去了，只見咯的一聲，連藥帶痰都吐出來，鳳姐纔略放了一點兒心。只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丫頭，拿著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，說道：「二奶奶，牛黃有了。太太說了，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準了呢。」鳳姐答應著，接過來，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冰片硃砂，快熬起來。自己用戥子按方秤了，攪在裡面，等巧姐兒醒了，好給他吃。只見賈環掀簾進來，說：「二姐姐，你們巧姐兒怎麼了？媽叫我來瞧瞧他。」鳳姐見了他母子便嫌，說：「好些了。你回去說：叫你們姨娘想著。」

那賈環口裡答應著，只管各處瞧看。看了一回，便問鳳姐兒道：「你這裡聽見說有牛黃，不知牛黃是怎麼個樣兒，給我瞧瞧呢。」鳳姐道：「你別在這裡鬧了，妞兒纔好些。那牛黃都煎上了。」賈環聽了，便去伸手拿那鍋子瞧時，豈知措手不及，沸的一聲，鍋子倒了，火已潑滅了一半。賈環見不是事，自覺沒趣，連忙跑了。鳳姐急的火星直爆，罵道：「真真那一世的對頭冤家！你何苦來，還來使促狹！從前你媽要想害我，如今又來害妞兒，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？」一面罵平兒不照應。

正罵著，只見丫頭來找賈環。鳳姐道：「你去告訴趙姨娘，說他操心也太苦了！巧姐兒死定了，不用他惦著了。」平兒急忙在那裡配藥再熬。那丫頭摸不著頭腦，便悄悄問平兒道：「二奶奶為什麼生氣？」平兒將環哥弄倒藥鍋子說了一遍。丫頭道：「怪不得他不敢回來，躲了別處去了。這環哥兒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！平姐姐，我替你收拾罷。」平兒說：「這倒不消。幸虧牛黃還有一點，如今配好了，你去罷。」丫頭道：「我一准回去告訴趙姨奶奶，也省了他天天說嘴。」

丫頭回去，果然告訴了趙姨娘。趙姨娘氣的叫快找環兒。環兒在外間屋子裡躲著，被丫頭找了來。趙姨娘便罵道：「你這個下作種子！你為什麼弄澈了人家的藥，招的人家咒罵？我原叫你去問一聲，不用進去。你偏進去，又不就走，還要『虎頭上捉虱子』。你看我回了老爺，打你不打！」這裡趙姨娘正說著，只聽賈環在外間屋子裡更說出些驚心動魄的話來。

未知何言，下回分解。